

听雨文丛●中国当代作家散文随笔书系

往事门前

Wangshi Menqian

王梓夫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往事门前

王梓夫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 新登字第 7 号

责任编辑：马合省

装帧设计：安璐

责任印制：郭淑杰

○听雨文丛○

往事门前

Wangshi Menqian

王梓夫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1168mm 1/32·印张 7 插页 5 字数 150 000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 000

ISBN 7-5317-0993-7/I·977 定价：9.90 元



王梓夫 北京通州人，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异母兄弟》；长篇报告文学《生命之光》、《大运河启示录》；中短篇小说集《昨夜西风》、《蜜月日记》、《都市里的11种爱情》、《王梓夫小说选》；《王梓夫自选集》（1~3卷）；话剧《女儿行》（合作）、《夏威夷酒家》、《妃子楼》、《红河谷》及电视剧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

目 录

女人和月亮.....	1
蝉蜕.....	6
春之啼唱.....	9
秋悟	11
冬天的雪	13
冬之缄默	17
黑牙村的神话	19
春雨	23
土地诗篇	25
白色的土地	28
笔之随笔	31
手足情义	34
聚会	36
我是一个农家子弟	39
有感于爆炒灵芝	45
逝者如斯夫	47
住旅馆	49
点到为止	51

标牌与脸面	54
人生难得几回醉	56
浅尝辄止炼气功	58
首善之区的公民	62
吟哦在乡间小路上	67
故乡的井	70
三品酒鬼	74
我的尊称	76
补贴干部	78
翻脸无情尴尬事	81
偷读和偷写	84
救救孩子	87
吃的节日	89
我们该吃什么	92
为卡拉OK唱支反调	94
咱家买不买汽车	96
我拥有一台电脑	99
佛国游历	106
汉城闲逛	115
微笑的国度	118
朝鲜女人	125
沙头角购物	127
鱼木寨	130
世界谷	133
天下第一洞	135
人参宴	137
壮哉，钱江潮	139

云雾天池·····	142
深山小镇·····	144
雨岛·····	146
石花洞遐想·····	149
凭吊红卫兵墓·····	156
唱孝歌和坐活夜·····	159
大海启示录·····	162
生活的峡谷·····	166
伯父·····	169
我的启蒙老师·····	172
相声大师和《种子迷》·····	177
文体两好人·····	179
我的长春师友·····	184
难得平常心·····	186
四季海棠·····	188
怀念李松江先生·····	194
皇族之恋·····	200
关于《异母兄弟》的闲话·····	213

女人和月亮

把女人和月亮联系在一起，我不是从书本上读到的，而是从母亲和家乡的姑嫂姐妹身上亲眼看到的。我觉得，把女人比喻成月亮是愚蠢的。她们和月亮之间有一种远祖遗传下来的亲缘，她们的先祖是月亮的精华孕育成形的，她们是月亮的一族。如果真的有一个女儿国的话，那么她们应该是以月亮为图腾的。

女人和月亮，是永恒的秘密。

拜 月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里，中秋节算是个大节。可是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中秋节寂寞得有如一个虚幻的梦。唯一印象深刻的就是等待，等待中秋节的晚上能分到两个梨和一块月饼。

梨和月饼是早就买好了的，放在柳条篮子里，高挂在屋梁上。梨的清香和月饼的油香溢满了整个房间，每天早晨，不是被妈妈唤醒，而是常常在睡梦中被熏醒。醒后则仰卧在土炕上，眼巴巴地望那诱人的柳条篮。没挨过饿的人，大概体会不到人对食物的渴求；没吃过“瓜菜代”的人，大概也很难理解“馋”的滋味；那种强烈的欲望大概只有染上毒瘾的

人才会有同感。

白天巴望着柳条篮，如望梅止渴。到了晚上，则站在村头的高坡上，把脖子伸向东方遥远的地平线，等待着那姗姗来迟的月亮。月亮像营养不良的村姑，小脸蛋儿瘦成了一条儿。孩子们用巴望滋养着她，她的小脸蛋儿在一条儿一条儿地丰满着、圆润着，每天都有一个新的模样。终于，她像新娘般地成熟了，小脸蛋儿圆得像个馋人的月饼，却散发着梨一样的鲜嫩和清香。

孩子们急急从村头高坡上跑回家，奔向那屋梁上的柳条篮。月亮给平整洁净的小院漫上了一层水波，清幽幽地闪着银色的光。光波里，放着一张小餐桌，桌面上供着柳条篮里的梨和月饼，整整齐齐地放在四个果盘里。还有几棵草香，袅袅地在月光中弥漫着、融化着。小院里静谧得如一张水粉画，我们贪婪的脚步停在了画框外面，注目着月光下的庄严。母亲在小桌前跪下了，冲着悬在天空上的满月虔诚地拜着。这时候，篱笆上的喇叭花默默地开放着，张开了淡紫色的芳唇，也把那可怜的芳香吐在融融的月光里。

对神圣的畏惧是人类的本能，我们屏着声息等待着。母亲拜完了月亮，才能把梨和月饼从供桌上撤下来，分在我们的手里。整个村庄都一片肃穆，家家户户的小院里，女人们都在举行着这庄重的仪式。男不拜月，女不祭灶，月亮是女性之神，这仪式只属于母亲和姑嫂姐妹的。月光下见不到男人的踪迹，男人到哪儿去了呢？孩子们的单纯使他们忽略了画框外面的世界。

我至今也不明白，女人为什么要拜月呢？中国人的顶礼膜拜向来都是有着极大的功利目的的，拜观音为了求子，拜财神为了生计，拜土地为了保平安，拜狐仙为了免灾病……

那么，女人拜月祈求的是什么呢？

这是女性王国中永远固守的绝密。

救 月

那时候没有现今这样如此精确的日历，没有人把月蚀的日期和时间提前告之天下。但是，如同任何灾难都有其朕兆一样，天狗的蠢蠢欲动首先惊觉了敏感的女性。事情还没有发生，街头巷屋便嘁嘁喳喳地传开了，像密谋着一场撼天动地的举事，紧张得连孩子都收敛了顽皮，乖得像善解人意的宠物。

天空上集中了天下所有女人的目光，星星知趣地隐退了。月亮越来越枯黄而暗淡，惊惧得瑟瑟颤栗，连呼救的勇气都没有了。这恐惧也同样降临在女人的身上，她们像月亮一样束手待毙，悚然地呆望着月亮背后那天狗的魔影。

天狗张开了血盆大口，凶恶无比地扑上来，一口咬住了月亮的边缘，顾不得咀嚼，贪婪地往肚子里生吞着。街头上女人无声地惊叫着，心尖儿上忍受着月亮的剧痛。女人的世界里一片沉寂，似乎有谁大声喘一口气，都有可能激怒了天狗。天狗是不能惊动的，它发起疯来会用那无比锋利的牙齿把月亮咬碎。只有默默地忍受着、等待着天狗把月亮全部吞进肚子里，再采取营救措施。

灾难总是和黑暗联系在一起，随着月亮慢慢地被吞食，天地渐渐地暗下来。星星在月亮的周围睁大了惊恐的眼睛，如同阴影里的女人密切的注视。

最后一丝光亮消逝了，天狗的魔影笼罩了整个天地。这是举事的信号，村子里立即一片喧嚣。接到了命令的女人们迅速地跑出来，拼命敲打着手中的武器：铜盆、铜盘、铁铲、

锄头……当然也有锣鼓铙钹，凡是能发出声音的物件都响了起来。从家家户户的小院到满街满巷，从一个小村到庄庄镇镇，敲击声响彻环宇。她们坚信，只要不停地敲下去，这响声就会搅动天狗的肠胃，吞下去的月亮就会完整地从天狗的肛门排泄出来。

她们抢救的不是某一个人的生命，而是女性之神，是整个月亮王国。她们被神圣的使命感驱使着，谁也不敢怠慢，全身心地投入，忘我地拼搏着。终于，在巨大的魔影下，露出了一丝光亮。天狗在无可奈何地嚼着月亮。

与其说天狗是在嚼着月亮，倒不如说分娩更准确些。月亮从天狗那破水的子宫里露出了头，天狗痛苦万端地抽搐着。天下的女人们像尽心尽力的助产婆，一面给天狗加油鼓劲，一面兴奋地迎接着重生命的降临。敲击声越发激越响亮，轰鸣一片。天地间豁然一亮，一轮满月脱颖而出。天狗不再是恶魔，而是像有功的产妇一样被安置在眠床上歇息了。

月亮犹如获得了一次新生，更加明亮鲜活，更加光彩照人。天下的女人偃旗息鼓，笑逐颜开，也像她们的女神一样获得了一次新的生命。

月亮经受了孕育，获得了新生；女人经过孕育，获得生命。孕育是一种苦难，生命来自于苦难。在这种天赋的苦难中，没有谁能够替代她们，她们只能自己救自己。

是苦难把女人和月亮联系在一起，是自救把女人和月亮融为一体。

赏 月

赏月不是女人的专利。相反，她们和月亮一样，往往成了被欣赏者。上帝在赋予她们苦难的同时，也赋予了她们以

美丽和魅力。美丽和魅力也同生命一样来自于苦难，因之，具有魅力的生命是美丽的。

然而在赏月中，最能够悟出个中三味的，不是男人的目光，也不是骚客游子的笔墨，而是母亲。

母亲的赏月是在收获季节。秋高气爽，满月当空，母亲仰卧在洁白的苇席上，在清泉般的月光里沐浴着。头顶上，高高的谷垛散发着诱人的香甜，使母亲飘然欲醉；嘁喳在她身边的，则是她的可爱的儿女。这时候，她把自己的全部情感和骄傲，都抒发在那融融的月光里。只有月光，才能把她的爱与博大包容起来。谷垛是她的收获，是她的汗水和泥土的结晶；孩子是她的收获，是她的爱与月光的结晶；月光也是她的收获，是她的尊严与美丽的结晶。

有一支不朽的旋律，是由孩子们唱出来的：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歌声，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垛上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妈妈给孩子讲些什么不是主要的，她拥有了孩子、拥有了谷垛、拥有了月光，这就足够了。她完成了一个女人孕育生命的天职，也肩负起了一个母亲养育生命的责任。母亲赏月，绝不会乡愁，绝不会有伤别，绝不会有醉卧杨柳岸的沉迷，也绝不会有“高处不胜寒”的恐惧。面对着高悬在天庭上的满月，她发现了自己，读懂了自己，也实现了自己。

而把一片纯情唱给母亲的孩子，透过与他们一样纯洁的月光，是否能读懂母亲呢？不能够读懂母亲，怎么能读懂女人呢？不能够读懂女人，怎么能叫做赏月呢？

蝉 蜕

正是少不更事的年龄。农家子弟却较早体味到了生活的艰辛，连玩也讲究经济效益。因此，我们到林子里去采集蝉蜕，就不仅仅是一件童趣乐事了。每两只蝉蜕可卖一分钱，转悠一天，课堂上必不可少的铅笔橡皮便有了着落。奢侈一点，还可以买两条胶皮做弹弓用。

望着掌心里的蝉蜕，听着枝头上那不知疲倦的蝉鸣，我们往往陷入一个巨大的谜团之中：那个天才的歌唱家是怎样从这硬壳壳里蜕变出来的？

孩提时代所获取的一切知识，几乎都是始于好奇心。于是，我们几个伙伴约好，一定要探个究竟。

听大人们说，蝉是在夜间脱壳的。我们的行动也只好定在夜间，没有手电筒，便提着纸灯笼。正是初夏季节，夜气很凉，浓浓露水打在脸上和赤裸的胳膊上，冻得浑身瑟瑟发抖。我们蜷缩在粗大的树干下，依偎在一起，相互用身体取暖。瞌睡又像寒夜般地笼罩过来，我们只好轮流值班打更。

似乎熬过了一个漫长漫长的冬天，一声惊喜的呼叫驱散了睡魔，也驱散了寒凉。我们几个秃脑瓢儿挤在一起，心却怦怦地跳起来。

从树根下那浮土蓬松的洞口，钻出来几只“大马”。“大马”是蝉的幼虫，长得有点像屎壳郎。也许是由于身上那层硬壳的缘故，他们的行动笨拙且迟缓，拖着那孕妇般的身躯，顺着树干往上爬去。

这无疑是一次艰难的攀登，“大马”移动着那几只僵硬而纤细的腿脚，一步一顿、颤颤悠悠，那肥硕的身躯随时都有坠落下来的危险。然而，却一步不停有如朝圣者跋涉在那漫长的圣途上，坚韧执著、义无反顾。我们的手脚麻木了，眼睛瞪酸了，那像是被天狗咬了一口的冷月也从我们的头顶上爬到了西边的树梢上。一口“大马”在树杈上停了下来，慢慢地，其它几只“大马”也都似乎找到自己的涅槃处，停止了那艰难的攀登。

那肥硕的身躯开始蠕动起来，随着蠕动，那几只坚硬而纤细的脚死死地插进了树干里。不知又过了多久，蠕动变成了抽搐。抽搐中，“大马”的后背上绽开了一道裂纹。裂纹越张越大，露出了一个鲜嫩的、粉红色的，胎儿般的躯体。这个躯体虽然显得弱小娇嫩，但却充满了活力，它在那层厚厚的硬壳里不停地扭动着、挣扎着，那剧烈的疼痛似乎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一根神经都紧绷起来，连大气都不敢出。终于，一个赤条条的躯体挣脱出来：湿润润的身子，露珠般眼睛，柔软而透明的翅膀。

这个新生的躯体我们不再叫它“大马”，而是叫它“知了”。它毕竟是一个新的生命，毫不吝惜离开废弃的躯壳，顺着树干向上爬去，很勇猛、很急切，似乎在向着一个新的境界冲刺……

几十年来，这个激动人心的情景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并且时时让我有所迷惘又有所顿悟。“蝉蜕于浊秽，以

浮游尘埃之外”，说的是一种解脱。解脱是痛苦的，但是经过痛苦的解脱之后，是否能获得新生？

1992.6 于通州

春之啼唱

春天是从冬季的子宫里分娩出来的。分娩是痛苦的，在冰冷的产床上，大地剧烈地阵痛，山峦咬紧牙关，江河上的冰层在撕裂，羊水从山脚下溢了出来……

一个活脱脱的婴儿来到了天地间。

春天是季节的童年，童年的生命是最鲜活的。她沿着大地的边缘从南方跑来，所到之处便泛起一片新绿。山坡后的残冰想阻止她，她却从冰层下钻出一枝嫩芽；老树上的枯枝想禁锢她，她却从枝条的皱皮里拱出一片新叶。就连南方的紫燕都被她招引而来，在似曾相识的屋檐下筑起了新巢。几乎就在一夜之间，绿了田野，绿了河流，绿了布谷鸟的叫声，也绿了年轻人的春梦。

童心无邪，童言无忌，童年的生命是最自然、最本色、最无拘无束的。她一会儿让鹅黄挂满柳梢，一会儿又吹起漫天飞絮；一会儿令鲜花云绽，一会儿又搅起落英缤纷。健康的心态从来不指责童年的荒谬。呀呀学语的失误，会给母亲带来欢心的笑容；摇摇学步的跌倒，会换来母亲慈祥而鼓励的目光。人们同样不会责怪春天的谬误，她把野草生在稻田里，也会引起踏青者的欣喜；她令春雨把道路弄满泥泞，反落个“马踏春泥半是花”。

童年的生命总是欢乐的，这欢乐怂恿着她的顽皮。她随心所欲，蹦蹦跳跳，开心地跟人们捉着迷藏，使人们对她到处寻觅，又寻之不得。那些才华横溢的文人墨客为她伤透了脑筋，一会儿说她在“红杏枝头”，一会儿说她在“东邻庭院”，一会儿又说她在“乱花深处鸟鸣中”。

顽皮的春天也像孩童般地捉弄着烦恼的人生，给人们那脆弱的感情世界带来了“载不动”的“许多愁”。黄莺像一对恩爱的小夫妻，在翠绿的柳梢上啁啾私语，却惊扰了少妇思念丈夫的春梦；杏花纷落如雨，染红了一江碧水，却勾起了崔莺莺的“闲愁万种”；而绵绵细雨敲打着梧桐，更让女词人对着三杯两盏淡酒“凄凄惨惨戚戚”……

寻春，伤春，怨春，惜春，成了诗人们写不尽的愁肠，发不完的叹息。这种代代相传的情绪抑或情结，不是出于对生命的嫉妒，就是感叹光阴的短促。“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愈是岁暮之人，愈是怀恋童年。童年是生命的春天，是一片蓬蓬勃勃不可阻遏的生命力，是一湖纯纯净净未曾污染的生命之水。然而，伤感也罢，惆怅也罢，惋惜也罢，荏苒的光阴总如滔滔流水一样不舍昼夜。春天有来有去，生命有生有灭。经过了冬天艰辛苦痛的妊娠，我们就以满腔的喜悦迎接生命的春天；而春光疾驰而去之后，我们就充满信心地迎接酷暑和寒秋。

珍惜生命，珍惜春天。让每一个春天都有一个美好的童年，让每一个童年都是一个美好的春天。

1995.2 于通州